



激扬

新概念作文
获奖者青春文学
书系之

记忆里的风

孟小卓 主编

辛晓阳《17岁留白》

马盼盼《牙缝里的忧伤》

杨鑫《吹口哨》



一辈子不可错过的青春文学的盛宴
新概念年度最强大的阵容华丽登场

90后主流文学青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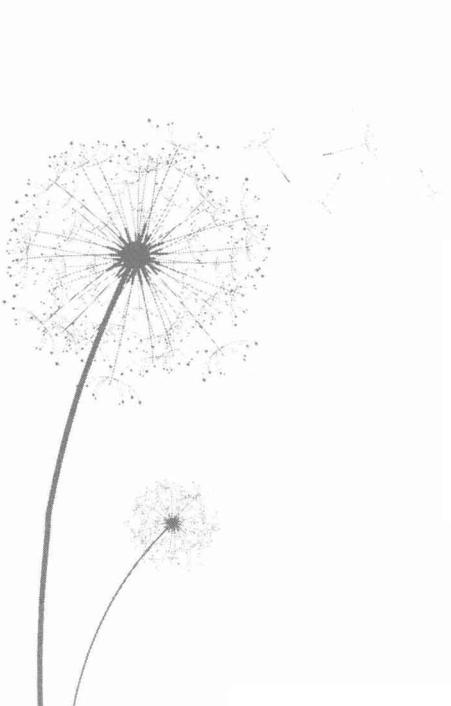
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届新概念作文一、二等奖获奖者的华美合集
《萌芽》《最小说》《花火》等知名校园杂志特约作者完美呈现

激扬

新概念作文
获奖者青春文学
书系之

记忆里的风

孟小卓 主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记忆里的风 / 孟小卓主编. —北京：企业管理出版社，2011. 5

(“激扬”新概念作文获奖者青春文学书系)

ISBN 978-7-80255-794-9

I. ①记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66757 号

书 名：“激扬”新概念作文获奖者青春文学书系之记忆里的风
作 者：孟小卓
责任编辑：杨亚琼
书 号：ISBN 978-7-80255-794-9
出版发行：企业管理出版社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 邮编：100048
网 址：<http://www.emph.cn>
电 话：总编室 68420309 编辑部 68701891 发行部 68701638
电子信箱：emph003@sina.com
印 刷：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经 销：新华书店
规 格：170 毫米×240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190 千字
版 次：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：2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青春文学一等奖获奖者作品

青葱岁月	丁威 / 003
回家	黄河 / 014
故事	韦智杰 / 024
17岁留白	辛晓阳 / 032
错是错过的错	徐衍 / 038
悲伤时写四张机	徐衍 / 055
一闪即逝	杨鑫 / 059

青春文学二等奖获奖者作品

看不见的城市	陈新阳 / 067
第1314次列车	韩倩雯 / 076
尽头	韩倩雯 / 085
Hello, Mr. 班长大人	李慧研 / 092
风景	另维 / 109
628札记	另维 / 111
白茉莉之殇	另维 / 114
白母狗恋歌	另维 / 121
回家	马璐瑶 / 145
牙缝里的忧伤	马盼盼 / 148
假如我是一个姑娘	马盼盼 / 159
记忆里的风	王苏辛 / 165
那校 那季 那人	惜蓝 / 228

青春文学一等奖获奖者作品



青葱岁月

青葱岁月 /丁威



我光着膀子坐在岸边。青葱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往下潜时，半块屁股从水里露出来，阳光照在它上面，沾了水的屁股明亮得就像一面镜子。紧接着小刀、老妖、铁锤也跳了下去。大约一分钟时青葱从水里潜上来说，黑子，下来啊，他们都下来了，就等你了。我拉回远望的目光对青葱说，你们玩，我就不下去了，我妈昨天就揍我了，说今天再发现我下水，就吊起来打。这时老妖从水里钻出来，冲我咧嘴笑，那个掉了后就没再长出来的门牙显得异常滑稽。然后，老妖又潜了下去。等我再寻找他们时，他们已远远地潜到了河的另一边。他们在那边嘻嘻哈哈地扔泥巴，可他们不知道我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。

我又将目光放远，那些树荫里没有她的身影。也许，过不了多久，她就会从那边的河岸走过来，穿着红裙子，捂着嘴和另一个丫头一起，一路上格格格地笑个不停。然后我还能想到，等她俩走到我跟前了，穿红裙子的一定会害羞似地低着头问，青葱呢，他还在水里吗。我眼里就闪过一丝她看不到的难过。我就会说，嗯，他还在水里。然后那个穿红裙子的就会坐下来，远远地看着青葱，手里还拿着给青葱准备的水。那个杯子是她过生日的时候青葱送给她的。从那以后，她就用那个杯子给青葱带水喝，她还会打着一把伞，那把伞也是青葱送她的。其实，我也



想像青葱那样给她送点什么东西，可是我跟她什么都不是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青葱就会从水里上来，把她带的水一口气灌进肚里，然后冲我们说，你们先玩，我们到那边去，一会儿到学校再见。青葱就牵起她的手远远地走开。我还知道他们走那么远躲那么隐蔽干什么，他们是去亲嘴。有时候，我会想，妈的，不要脸的婊子，而后难过地和他们去学校。

阳光照得水面明晃晃的，我甚至能感觉到水汽的分子被蒸发掉，太阳很大，我还躲在树荫里，目光在河的对面游移。那个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。我看了看青葱他们，他们还在那互相丢泥巴。我有点瞌睡了，阳光总是把我晒得很疲倦，我躺了下来，闭上眼。

那个穿红裙子的就是项薇薇，她是我们红星中学的校花，人长得很漂亮，总是一副单纯的模样，而且总有一大群人在她屁股后头转。许久之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，只是她一直都不知道而已。直到青葱挂上她后，我就没再像个傻瓜一样痴心妄想了。她家住在枫桥的西面，而我和青葱他们住在枫桥的东面，中间隔着灌河，也就是我们游泳的那条河。她家的门前有一片果园，以前每到果实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几个就会半夜从家里逃出来去偷东西。刚开始项薇薇的爸爸并不知道，后来渐渐发现果实好像少了很多。终于在一天夜里埋伏在果园旁，一举把我们抓获了，他们家还养了一条恶犬，而我还因此被我爸暴打了一顿，并且在太阳下晒了整整一下午。那之后我就特别烦项薇薇，觉得她爸就为了几个破果子让我挨那么狠的一顿揍，她爸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既然她爸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可是，渐渐地我发现项薇薇越长越漂亮了，然后我对她妄加地揣测就慢慢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微妙的情感，这种情感让我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忧伤。

红星中学在镇上，我们每天都要骑车去上学。项薇薇家因为她母亲的病花掉了大部分的钱，就没有余钱再给她买车了。那时放学后，我们总是先到学校后门的小树林里抽几根烟后再骑车回家，我们一边抽烟一边说着黄色的小笑话，有时候还会不要脸地拿项薇薇来说事，小树林里



就充满了开心的气氛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们总是在半路上遇见走路回家的项薇薇和宋冉，青葱就带头把速度放慢在她们周围转，一边转一边大呼小叫，那时项薇薇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地继续往前走。等我们闹够了，就骑车扬长而去。当我到家后，在门口假装写作业时，项薇薇就会从我家门前走过去。我不敢抬头望她，就埋着头用余光瞥她，而她仍旧一言不发地走着。当她走到离我最近的时候，我的心总是要剧烈地跳得慌了神。等到她的身影因为拐了一个弯看不见后，我的心才慢慢平复下来。有时候在梦里，我还会梦见自己搂着项薇薇跟她亲嘴，到了第二天，我就不敢再在门前写作业了，也怕看见她，总感觉自己做了对不起她的事，而这些在青葱挂上她后都变了。

那天傍晚，我们照例在放学后躲到小树林里抽烟。可是，进了小树林后，青葱很是神秘地把我拉到一边，这让铁锤他们一阵纳闷。青葱搭着我的肩膀说，黑子，有件事要你帮下忙，事成之后我给你买两盒彩蝶。我说，有什么事尽管说，我们兄弟之间谁跟谁啊。青葱听完后呵呵地笑了两声，然后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封信，递给我说，你把这封信递给项薇薇，事成之后我绝对给你两盒彩蝶。当时我的表情就变得很僵硬，心里也莫名其妙地不爽。我说，这，我不敢，你还是找铁锤他们吧，他们比我胆子大。青葱说，我觉得这信你递最好，她放学回家从你家门口过，而且你家人那时候也不在家，铁锤他们也觉得你递最好。我说，可是，你不知道，她虽然从我家门口过，可我从来也没跟她说过话啊。青葱说，刚才你不是还说什么都帮我嘛，现在让你递封信你都不干，你也太不够哥们了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白让你递，到时候我给你两盒彩蝶。我仍旧低着头，青葱晃了下我的肩膀说，平时都是谁罩着你啊，现在让你帮下忙，你都不干，要不我给你两盒彩蝶外加一盒红云，怎么样。我觉得自己肯定是逃不掉递信了，就点点头说，好。青葱又用力地晃下我的肩膀说，真他妈够哥们儿，然后他把信塞给我说，一定要递给她啊。那封信在我手里感觉就像是一团火，烧得我特难受。

回去的路上，青葱没有像往常那样围着项薇薇和宋冉转，而是直接从她们身边飞驰而去。我身上揣着那封信感觉像揣了一块石头，很是沉重。到了家后，我打开门，像往常一样把桌子从屋里搬出来，然后假装



在写作业。其实我不想帮青葱递信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昨夜我又梦见自己搂着项薇薇亲嘴了，这让我越发不敢面对她。因为没有封口，那封信我到家就躲在屋里看了。上面写道：项薇薇，我喜欢你，想和你做朋友。以后回家我可以骑车载着你，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。青葱。字写得很难看，而且从纸张被汗水弄脏的程度看，这封信青葱写了很久，项薇薇的薇更是被青葱写得一团糟。我都恨不得把这封信给撕了。可是，我不敢，因为在学校都是靠青葱罩着我，我怕他揍我，因为青葱打人不是一般的狠。我就那么忧心忡忡地坐在家门口，等着项薇薇过来。平时项薇薇走的那一段路在今天看来，竟然变得如此漫长。从项薇薇身影出现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就像是安上了马达一样咚咚直跳。等项薇薇走近时，我都觉得自己的心会不会突然跳得散了架，一堆弹簧、螺丝都跳得蹦出来。

当项薇薇从我身边走过时，我都快要窒息了，我屏住呼吸鼓起勇气对项薇薇喊道，喂。项薇薇缓缓地转过头来，眨着眼说，你喊我。我结结巴巴地说，对……对……我就是……喊……喊……你。然后我就不再说话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递给她。她问，谁的信，我的吗。我冲她点点头，然后转身进了屋里。我躲在门后面透过门缝看项薇薇，她站了一会儿后，拿着信走了。我坐在门口，心里变得很凉，天很快就黑了下来。

第二天，项薇薇放学后就坐上了青葱的车，而我的书包里也多了三盒烟。青葱跟我说，黑子，真他妈够哥们儿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。下午放学后，小树林就只剩下我和小刀他们了，青葱载着他的女朋友项薇薇先走了。我把书包里的烟掏出来都分给了他们，自己则只抽了一根。我觉得这烟抽得真他妈难受，甚至觉得它带有一股骚味，刚抽了一半，我就给扔了。小刀他们却抽得很爽，他们分完烟后对我说，黑子，真他妈够哥们儿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跟我们说。我说，青葱就够哥们儿了，丢了兄弟跟女人走了。他们说，男人都这样，要是你，你也一样。我说，我他妈才不那样。老妖说，那是你没女朋友，要是有了，你看你会不会，说完，老妖又点了一根。像平时一样抽完三根后，我们从小树林里出来，跨上车回家。一路上我觉得风也在跟我作对，我



骑得气喘吁吁。

从那以后，放学后就是我们四个一起骑车回家了，而青葱则骑车载着项薇薇回家。有时候青葱也来小树林跟我们聊会，但是他不再抽烟了。他说抽烟伤身体，其实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项薇薇不让他抽了。小刀他们就说，青葱，你可不像以前了啊，以前我们抽烟还是你带出来的。现在倒好，你他妈把我们拉下水了，你就不抽了，还有，现在有了女人就把我们这些兄弟全忘光了，也不来找我们玩了。青葱笑呵呵地说，谁说的，就算不要女人，我也要兄弟啊，你们现在玩得不也挺好的嘛。快到夏天了，等到了夏天，我肯定还陪你们到灌河玩，你们等着。老妖坏笑着说，青葱，你女朋友咋样啊，你们有没有亲嘴啊。青葱说，还没呢，我也是很想，老妖就撇着嘴说，怕不是不想吧，要么是你不敢，要么是项薇薇不同意，我估计多半是项薇薇不同意。青葱说，你他妈的这话说的，我有那么怂吗。你们等好吧，等到了夏天，我在灌河那儿当场亲她让你们看看。铁锤说，你真牛，到时候别在我们面前丢人啊。青葱冲我们点点头说，我要走了，她还在外面等着我呢，你们先玩啊。说完，青葱骑着车子扬长而去。老妖说，青葱真他妈爽，那妞长那么漂亮，看着都想咬一口。黑子，你说是不是。我冲老妖干瘪地笑下，点头说是啊是啊，真他妈爽啊。我心里却暗想，真他妈的，青葱怎么能配得上项薇薇。说实话，我是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，我也知道自己长什么样。我长得黑，除了眼睛大点，其他都一般，嘴有点大，鼻子也不高。青葱就不一样了，他长得根本就不像一个农村的孩子，很秀气，有点女孩子的感觉，尤其是嘴唇很红，他的皮肤还很白。我知道，在我们班里有很多女孩子都喜欢青葱，再加上青葱在学校里的名头很响，对他有意思的女孩子就越来越多了。不过，因为有项薇薇在，其他的女孩子全都败下阵来。我也知道项薇薇在女孩子中的口碑很差，她们也都跟我一样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可是，在爱情面前，我们这些说葡萄酸的人都是失败者，这让我和他们一样觉得不甘和沮丧，却又无能为力。

一个周六的早上，青葱一大早就跑到我家，当时我还在被窝里睡觉。他使劲地摇醒我说，都他妈快9点了，你他妈还睡，醒醒醒醒。我从被窝里钻出来说，今天不是周六嘛，昨晚看《射雕英雄传》看太晚



了，有什么事啊。青葱说，你知道吗，镇上开了家溜冰场，今天开始营业，听说全天半价。我跟老妖他们说了，他们在门外等着呢，你快起来。我一骨碌爬起来说，真的啊，那爽啊，你们等下，我这就起来。青葱说，你快点，项薇薇也去。我愣了一下，说，她也去，他们都在外面吗。青葱说，你别说了，到时候就知道了，你快点，现在都快 9 点了，到时候去迟了人多，玩得也不爽。青葱出去了，我隔着窗看见项薇薇果然也在。她穿了条红裙子，那条红裙子穿在她身上就像个天使。柔和的阳光照在项薇薇身上，她浑身散发出一层红灿灿的光来，显得妩媚而动人。她的头发也特意整理过，越发显得娇艳。她站在青葱身边，双手绞在身后，青葱嘻嘻哈哈地跟她说着什么，她只是害羞地点着头。老妖他们站的有点远，在那边嘴里也是不停地笑着，估计又在开一些黄色的笑话。我看着项薇薇，刷牙的动作就停了下来。项薇薇站在那里顾盼修眉，我就那么看着阳光里的她。一会儿又听见青葱在门外喊道，黑子，你他妈也太慢了，我们可都在等你一个人啊，你快点好不好。我说，嗯，再等下，马上就好了。我牙没刷完就吐出了嘴里的牙膏，用毛巾抹了把脸，用梳子沾了点水把那些竖起来的头发压下去，然后一闪而过地在镜子里照了下，还是那张让我失望大于希望的脸。

我从屋里出来，项薇薇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。我就冲她咧下嘴，说，你也在啊。她冲我笑着点下头。青葱说，你他妈还真是慢，刷个牙还跟个女人似的要半天。他扭头冲老妖他们喊道，走吧。说着，就骑上车，然后项薇薇就坐在了后座上，我们也都跨上车跟了上去。一路上，项薇薇搂着青葱腰的样子一直在我眼前晃荡，刚开始我在青葱的后面骑，他俩的样子就在我前面搅得我不安心，我就使劲骑到了他俩的前面。然后我就看见太阳颤抖着往上走，它开始变得耀眼，到处都弥漫了跳动着的光的分子。我的脸被照得很热，这些光的分子一点一滴地渗进我的皮肤里，可是，我感觉不到温暖。

到了溜冰场时已近 10 点，我们把自行车锁好后，就进去了。溜冰场里已经有了不少的人，热闹的气氛填满了每一个角落。大部分都是少年，是镇上那些所谓的小混混儿，有些人和青葱很熟。青葱进去后不时地跟他们打着招呼，而项薇薇则紧紧地挽着青葱的胳膊，一副胆怯的样



子。整个溜冰场里烟气弥漫，声音嘈杂得像是一盘蜂窝，我想她肯定是没有见过这么多杂七杂八的街头少年聚在一起的。那些人穿着奇装异服，留着颇显怪异的发型，嘴里叼着烟，他们用那种很挑衅的眼光盯着每一个女孩子，而项微微穿着红裙子分外惹眼。我注意了一下，她的红裙子是整个场地最鲜艳的色彩。进了溜冰场，我们都换上了溜冰鞋，因为我们全都是第一次玩，每个人都显得战战兢兢。我和老妖他们牵着手慢腾腾地在地板上滑。青葱牵着项微微的手弓着背一点一点地往前挪，有好几次项微微差点摔倒，都被青葱一把给拉住了。我听到项微微笑得很开心，我还看到青葱一把把项微微搂在怀里，然后项微微红着脸把青葱小心地推开。我的心一下子就难受起来，我对他们说，这是什么玩意，妈的，别把我腿给摔断了，我有点害怕，你们玩吧。小刀说，别呀，你就那么胆小，这可不像你啊，好不容易来一次，豁出去了也要玩一把啊。老妖说，是啊，别他妈扫兴。我说，我真不想玩了，也没什么意思，你们玩你们的，我在旁边等你们。我匆忙地逃离人群，我听到铁锤说，这家伙，脑子怎么了。

还没待多久，我就听见人群里响起了一声尖叫，是项微微的声音，中间还夹杂着青葱的骂声。我连忙冲进去，看见青葱被一群人按在地上打。旁边站着镇上名气最大的混混儿白毛。白毛一边指挥着打还一边蛮横地说，妈的，有马子就牛气啊，在镇上还轮不到你他妈嚣张，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，再他妈嚣张老子弄死你信不信。青葱一边在地上乱打一边说，要么你今天把老子弄死，不然老子以后绝对把你弄死。白毛说，好，我就喜欢这种不怕死的人，给我狠狠地打。项微微在旁边哭着说，别打了，我求求你，别打了，再打就出人命了。老妖他们几个也被另一群人围着打。我出去拿了块砖头，挤进人群里，对着白毛的头拍了下去，白毛的脑袋顿时就开了瓢。我把砖头悬在白毛头上大喊道，都他妈住手，再不住手，老子弄死他。白毛用手捂住流血的脑袋，说，都他妈住手，竟然有人开了老子的瓢。我用手拽着白毛的头发说，放了他们。我跟他们就开始往门口移，我说，你们先把车子推过来。等他们骑上车子之后，我一把把白毛推开，跨上车子就跑。他们还想要追，白毛说，别他妈追了，先把我送医院去，他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。而我



们一路飞驰着骑到了家。

到我家后，家里还没人，我把门从里面插上。青葱的脸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嘴角还流着血。他们几个的伤轻点，只是脸上青紫。项薇薇的眼泪还没干，仍然站在那里不停地发抖。我说，项薇薇，没事了，你先坐那。项薇薇木然地看着我坐下了，我去拿了瓶白酒给他们擦伤口，疼得他们一阵一阵地吸气。青葱咬着牙说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还真说不定就挂了。他说完咧着嘴笑起来，嘴角被扯疼了又开始吸气。我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好好的怎么就打起来了。

当时项薇薇正和青葱在溜冰，白毛走过来说，这是谁家的妞啊，穿这么艳。他妈的你会不会溜啊，不会溜让我来教这个妞。说着就去抓项薇薇的手。青葱知道他就是镇上最有名的混混儿白毛，可是青葱不是那种能受气的人。他一把把白毛的手推开，说，他是我女朋友，请你放尊重点。白毛说，哦，她是你女朋友啊，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妞当女朋友，你小子艳福不浅啊。可是你也太逊了点吧。他对着项薇薇说，以后跟哥我吧，保证比跟他让你爽。说着又把手伸了过来，项薇薇就往青葱身后躲。青葱又把白毛的手推开。白毛说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老子今天还玩定你马子了。说着就上来要抱项薇薇。青葱挥起一拳砸在了白毛脸上。白毛愣了一下，说，你牛气，给我上。说着后面的人就一个横扫腿把青葱放倒了。青葱说，这以后估计要小心了，白毛不是好惹的主，尤其是黑子你，更要小心。我没吱声，一会儿我对他们说，你们先回家吧，估计一会儿我家人就要回来了，大家都要小心。

从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认为白毛会来找我们的事。可是，白毛并没有来，我们一直都相安无事。

我是被一些水滴给激醒的，我一骨碌儿爬起来，睁开眼看见宋冉手里拿着一根树枝，树叶上的水还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掉。宋冉捂着嘴笑得两个肩膀不停地抖着，她说，你竟然能在岸边睡着。我说，我这不是困嘛，我看她身后并没有项薇薇，我又四周看了下，还是没有。宋冉说，看什么，是不是找项薇薇啊，她今天不来了。我说，她怎么不来了呢。宋冉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她把头扭过去看青葱他们，我很纳闷，平时她们



都来的比这要早，今天项薇薇竟然没来。

青葱他们穿好衣服后就朝这边来了，头发湿漉漉的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刺眼。青葱走到近处问宋冉，项薇薇呢，她今天怎么没来。宋冉呆呆地看着灌河说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今天没见她，我以为她跟你在一起的。青葱说，没啊，我今天也没见她，那我们先去学校吧，估计她现在在学校呢。说完，青葱就骑上停在岸边的自行车，宋冉则直接坐在了我的车后座上。

整个下午我都没有见到项薇薇，就去问宋冉，项薇薇到底怎么了。宋冉说，其实在河岸边时就想跟你说，项薇薇跟青葱分手了。不会吧，分手了，怎么可能啊，我惊诧地问道。宋冉说，什么不会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青葱有了别的女朋友，他追项薇薇其实只是玩玩而已。我说，怎么可能，他不是那样的人啊。宋冉说，你又不是他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我没有说话，宋冉接着说，这你别跟青葱说，项薇薇今天在家哭了很久，下午就病了，现在还在家里躺着打点滴呢。说完，宋冉就匆匆地去教室了，到了教室门口又转过头来嘱咐我千万别告诉青葱。

我坐在教室里一句话也听不进去，满脑子都是青葱的薄情寡义和对项薇薇情感的欺骗。我真没想到青葱竟然是这种东西，枉我把他当哥们。现在项薇薇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我越想越觉得气愤，这节课刚上了一半，我就借故出去了。

下午放学后，青葱跟我说，你见到项薇薇了吗。我压住心头的火说，我不知道啊，你一直都没见她吗。青葱说，没有啊，我一直都没见她，我去她教室，她也不在那里，莫名其妙地就不见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们几个都没怎么说话，我看着青葱的身影心里多了些怒火，原来我一直认识的好兄弟竟然是这样一个人。可是，为了项薇薇，我还是跟他说，明天就是周六了，准备去哪玩。青葱说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项薇薇，还玩什么玩啊。我说，你也不必那么着急，项薇薇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也不用太担心她，你们说是不是。老妖说，对，对，项薇薇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我又说，我们好久都没去打街机了，这个周六去玩一把怎么样。老妖立马说，好啊，好久都没玩了，手都痒死了，青葱，明天大家



一块去玩一把吧。青葱犹豫了一会儿后说，也好，我想项薇薇也不会有什么事的，那我们就明天去玩一把。回到家后，我的心一直平静不下来，满脑子都是今天发生的事，熬到半夜才算迷迷糊糊地睡过去。

一大早，我还在被窝里时就被青葱叫醒了，青葱显得很慌张，话说得结结巴巴的。他说，出事了。我说，怎么了。他哭丧着脸说，白毛这个畜生把项薇薇糟蹋了。我一骨碌儿爬起来说，你说什么。青葱都快哭出来了，他说，项薇薇被白毛糟蹋了。我呆在床上说，怎么可能，你别胡说。青葱蹲在地上哭了起来，我该怎么办，白毛这个畜生。过了一会儿，青葱突然站起来吼道，我要杀了这个畜生。说完，他就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，我追出门时，他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我连忙穿好衣服骑上车子赶了上去，可是一路追下去，到镇上我都没看见青葱的身影。我知道青葱如果真的去找白毛的话，肯定会凶多吉少。我开始后悔自己昨天下午冒冒失失地去找了白毛。

昨天下午我到了溜冰场后，就远远地看见白毛他们那群人在溜冰场里嘻嘻哈哈地说笑。他们见我来了，有几个人立马拿起了台球杆，白毛示意他们别动，然后冲我笑着说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吧。我说，白毛我是找你有点事。白毛说，你小子有胆量，敢一个人跑来找我，他们呢。我说，这是我和你之间的事。白毛说，哦，什么事，你说吧，我就把宋冉跟我说的话跟他说了一遍。等我说完了，白毛说，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，这跟我有关系吗。我说，有。白毛说，哦，那你说来听听。我说，你恨青葱，我也是，我最看不惯欺骗女孩子感情的人，我明天把青葱带到街机厅，到时候我希望你教训教训他，也让他知道该怎么对待感情。白毛笑着说，我凭什么帮你教训他。我说，你不是帮我，我明天把他带来，教训不教训是你的事。说完，我就扭头走了。回学校的路上，我心里很难受，我不知道是为项薇薇难受，还是为青葱难受，又或者是为自己难受。

当我赶到游戏厅时，白毛已经倒在了血泊里，他的胸口潺潺地往外流着血。青葱拿了一把刀，刀尖上还在滴着血。他身上也溅了很多血，他的眼泪一直流个不停，嘴里不停地喊，白毛你个畜生，白毛你个畜



生……我跑过去抱着青葱。青葱浑身一直在颤抖，他对我说，一切都结束了……一切都结束了……我哭着搂紧他说，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。后来不知道谁报了警，青葱被警察带走了，我也被带去了警局审问，而白毛在被送去医院的路上就断了气。

后来，因为青葱是未成年人，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，我被学校记了大过，留校察看，而项薇薇从那件事后就一直休学在家。学校里一直流传着项薇薇的风言风语，我还因此和人打了几次架。半年之后，项薇薇一家从枫桥搬走了。她家是在一个夜晚偷偷搬走的，具体搬去了哪儿谁也不知道，又或者知道的人要恪守这个悲哀家庭的秘密，我也多次试图找寻项薇薇的下落，可是，终究一无所获。

直到一年之后，宋冉才告诉我事情的全部真相。她说青葱有了别的女朋友其实都是假的，其实那天她一直都跟项薇薇在一起。那天她们本来是往灌河来的，可是半路上被白毛的人给劫走了。他们用手帕捂住她们的嘴，然后把她们带到了红星中学旁的那个小树林里，白毛就在那里等着他们。白毛让项薇薇和青葱分手，还让宋冉骗我说是青葱把项薇薇甩了，这样青葱的债就一笔勾销了，否则那笔账就要让青葱变本加利地还。宋冉也要跟我们一样帮青葱还债。白毛知道如果宋冉跟我说青葱甩了项薇薇，我肯定不会放过青葱的，他知道我也喜欢项薇薇。可是让我们都始料未及的是，白毛对项薇薇起了歹念。白毛不相信青葱敢对他下手，他也不知道青葱是一个对待感情那么认真的人。宋冉哭着对我说，我以为做完这些，一切就可以结束了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？

我一直不明白的是，白毛是怎么知道我喜欢项薇薇的，而老妖他们在那件事发生后，几乎都变得沉默寡言了，也戒掉了很多不良的习气，开始努力地学习，很少来找我玩了，而我，也很少再去找他们。

有时候，我会想，青葱、项薇薇他们真的在我的少年时代出现过吗，又或许这一切只是一场不安的睡梦，而梦醒后，我终究还是要一个人孤独地长大。